



《兔年到 好运来》 赵艺俊/剪纸

盼望诸事随心,期待春天的希望
街巷灯火璀璨,我心常念诗和远方
轻吟浅唱煮一壶美酒,悠然醉望绮窗

新年里开怀笑谈,生活充满希望
品梅韵七分,听雪落滋润大地
不辜负崭新的岁月,写下诺言
总被记忆感动,是自己的小确幸

泪湿眼眸,只因记得家的温暖
因为珍惜,挂念欢聚时每张笑脸
最是贪恋烟火寻常,滋味非凡
将祝福留给亲人,充满期许
在团圆夜诉说心暖情长

新年心意

萦绕祥和喜气,新年一片升平
锣鼓喧天,街头巷尾传来叫卖声
大大的福字融着墨韵,寄托朴素情感
追寻新年气象,期待春暖花开

岁月充满生机,展望光明的未来
多情记忆里,欣喜满满的收获
有梦相伴,中国情怀在年味中传承
初心始终不变,细品文化的风味

不曾虚度的芳华,将真情托付
凝眸斟满酒盏,让朦胧再添几分欢喜
越来越接近幸福,让岁月入诗入画
感受万籁美好道一声:新年快乐

新年夜话

在爆竹声中,期待种子发芽
一片升平迎接烟花璀璨,饮下清酒
脸上生红了晕,我们沉醉人间烟火
繁星下,可以长歌草木葳蕤的日子

窗间青枝覆雪,茶杯中摇曳着明月
拥有一份温暖闲适,将心语酝酿
在流光里写下贺信,传递欢乐祥和
想起种种故事,温暖一个人

我的目光满怀希冀,在新年里凝望
迎接春风燕啼,迎接草绿花红
今夜祝福伴着清梦,留下笔端的浪漫
心有所向,是关于瑞雪丰年的佳话

新年情深(外二首)

熊 轲

小城年货鲜

刘玉新

小城的年味,走进了广场,走进了超市,走进了街边的小店铺,尤其是清江边那一条条老巷子的深处,人越多年味就越浓。

过了腊月二十,年的脚步就匆匆地向桂花园走来。桂花园是清江边的一条老巷子,一面临街,一面临江,巷子就弯弯曲曲地镶嵌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。

据说从明清时代起桂花园就一直是有名的菜市场,至今还保留着西门和东门,小城的日子就在菜篮子里悠悠地向东西上坡下岭,向着四面八方走去。

一大清早,巷子的这头那头就开始忙碌起来,一扇扇店门陆续打开,一个个临街的摊位也相继摆得密密匝匝,一眼望去,带着露水的时鲜蔬菜、泛着橙黄的核桃板栗、透着酥香的瓜子花生、散发着甜味的柿饼和烤红薯,还有现打的肉糕、新蒸的扣肉、才酿的米酒、刚熬的打拔糖,看得人花了眼,样样好,样样鲜,样样都想买回去。

老家虽然是个山区县,但这几年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见了大成效,很多家庭搞起了养殖和种植,所以过年的时候,菜市场反倒比大城市更丰富,也更地道。山上养的,地里种的,河里捞的,显摆着,炫耀着一起走上摊点店铺,走进左邻右舍的菜篮子。

我沿着摊位边走边看,瓷匠的鸡,清江河里的鱼,岩松坪的橙柑,鸭子口的沙田柚,还有鲜嫩嫩的紫台山羊肉、瓊岭黄牛和乐园大猪蹄膀……一路走来,让人眼前一亮。虽然平时也这么吃,但毕竟过年需要讲究点仪式感。三亲六戚拜个年,特别是外出打工回乡的人,久别重逢,摆一桌子的家乡特产,看着吃着,客人多了一层亲切,自己也多了一份成就。

如今,人们兜里有了钱,什么都想买一点,但又知道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得到。犹犹豫豫中,挑挑选选,说好了少买,但不知不觉中还是满载而归。阳光照在身上,暖暖的,犹如照进了心里。

我喜欢逛巷子里的菜市场,特别是腊月的菜市场,不一定非要买个什么,但那个氛围着实让人

从心里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兴奋。行行止止,询价,问声好,见到熟人唠几句家常,总有几样对得上眼。

一条巷子,就像一个待嫁的土家姑娘,从头到脚都是新的。红色的灯笼,红色的对联,就连临时清仓甩卖搭起的台子都铺上了红色的地毯,整个巷子沉浸在一片喜庆祥和之中。这大概是土家人骨子里对于年节崇敬的一份执念,一片祝福,一种感恩。

走在巷子里,远远近近偶尔听到喇叭的声音,有时尚的叫卖,也有传统的手艺,有道地的产品,也有外来的新物件,听一耳朵就存下一份心思。

多数摊点是不高声招揽生意的,隔得近的,问一声,青菜萝卜,新鲜哪,带一点?或者对着你微微一笑,点个头,指着羊肉牛肉,自家养的,要?言语之间,谦卑而含蓄,买与不买,全凭自己说了算。

说实在的,要是赶在前些年,恐怕我早就大袋小袋地往家搬了。如今不同了,一年四季透着鲜,无须积着攒着。想吃想喝了,新鲜的东西多的是。于是,很多人跟我一样,逛进菜市场只是一种习惯,或许只是一种年俗的情结,逛一逛,心里多一份踏实。问了看了,多一份舒坦,也少一份遗憾。

我曾在在大城市的超市买过菜买过肉,听说那些看起来新鲜的蔬菜水果鸡鸭鱼肉都是冷藏过的,不然南来北往早就蔫了。买是买了,但心里总觉得有一道坎梗在那里。比较之下,还是喜欢小城的生活,喜欢城郊带露的蔬菜、应季的水果和新鲜的鱼肉。

一晃在清江边住了二十多年,年年筹办年货,买的时候不怕多,结果年年吃到来年四五月,本来新鲜的东西也放成了存货。今年,我一反常态,绝不囤积,需要什么买什么,吃个新鲜,也图个省事。

我在想,明年过年的时候,小城的巷子又会有着怎样的鲜活?

话说压岁钱

李志宏

新年,后辈要给老一辈拜年,老一辈要给未成年的晚辈派发红包。在老一辈看来,已婚的,才算成年。派红包,主要意义是在红纸,不在钱多钱少,红色象征活力、愉快与好运,寓意把祝愿和好运带给孩子们。

派发红包的习俗由来已久,俗称“压岁钱”,早在汉代就已出现,以圆形圆孔和圆形方孔居多,钱的正面多为吉利文字,如“去殃除凶”“福山寿海”“长命富贵”“强身健体”等,还有背面为钱文,反面为祥瑞图画,如“北斗七星”“龟蛇”“属相”等纹饰。唐朝时期,民间还没有拜年的风俗,宫廷内彼此朝拜,盛行新年散钱。宋元后,春节被定为正月初一,春节散钱风俗就演化为长者给后辈压岁钱。宋代,除夕夜,各家有小儿女者,用盘、盒等用具盛果品食物,彼此赠送,称“压岁钱”。也相传,压岁钱,是由宋代的“压岁盘”演化而来。

清代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:“以彩绳穿钱,编作龙形,置于床脚,谓之压岁钱。尊长之赐小儿者,亦谓之压岁钱。”这里说的压岁钱有两种,一种是带方孔的铜制钱,以彩绳穿钱

编作龙形,置于床脚;另一种是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,用红纸包封以示吉利。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,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,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。清人吴曼云《压岁钱》诗云:“百十钱穿彩线长,分来再枕自收藏,商量爆竹谈箫价,添得娇儿一夜忙。”描绘了儿童得到压岁钱时的高兴心境。

清代,压岁钱带上了去邪、祈福的成分。民间认为,压岁钱分给孩子,当恶鬼妖魔或年兽去伤害孩子时,孩子可以用这些钱贿赂它们而化凶为吉。因为“岁”与“祟”谐音,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,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。民国时期,纸币替代金属制钱,长者喜爱选用连号的新纸钞赐予后辈,有“连连好运、连连高升”之意,这种风俗延续至今。

压岁钱,是老一辈对晚辈的美好祝福,牵系着一颗颗童心。现在,一句“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”,给春节拜年增添了诸多乐趣。

回家过年路悠悠

方泳霖

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情结,无论身处何方,念念不忘的终究是回家过年的朴素想法。这是辛苦劳作一整年的情感告慰,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诉求。

上世纪80年代,这种情感显得格外浓烈。进入腊月,农历新年便进入了倒计时。每到腊月,在外经商的父母就算生意再忙也在积极地盘算着回家过年。那时候交通不便,现在驾车2个多小时的路程,当时的长途面包车要在山路上盘旋一整天。由于城际和乡镇的很多路段没有直通车,我们一家三口往往要不断地更换客车才能确保当天晚上回到家中。

那时候的火车站人来人往,鱼龙混杂。一进车站,母亲总是紧紧地拽着我的手,绝不允许我乱跑。有时候因为车况和路况不好,很容易

错过下一段路的班车,那样的话我们就要在当地旅馆过夜。那时候的旅馆就是一间狭窄的屋子,屋子里摆满了上下铺,挤满了天南地北的过客,夹杂着五湖四海的口音。我记得自己很难在那样喧嚣的夜里睡着的,父母亲也总会在睡前小心翼翼地把我藏好,生怕一觉醒来钱丢了以至于白忙活一整天。

其实,哪怕在那样简陋的旅馆,有一张床睡也都还算幸运。如果遇上春运高峰期,连这样的旅馆都没得住,我们只能在车站的屋檐下打地铺过夜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,在某个车站的屋檐下,母亲搂着我瑟瑟发抖的我艰难地等着第二天的长途汽车。

天亮以后,一家人顺利地上了车,但“劫难”还没有过去。车厢里的人总是携带着大包小

包的行李,把过道挤得满满的,加上汽车散发的浓烈的汽油味,车厢里的空气相当浑浊。我坐在母亲的腿上,随着盘旋的山路拉近回家的距离。但一路颠簸很容易就把我的肠胃折腾得翻江倒海,即使上车之前服了母亲给我的晕车药,也无法阻止我吐出大片的苦胆水。

正因为旅途太过艰辛,才显得回家过年尤为难得和珍贵。一家人即便历经艰辛,但跨进家门的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烟消云散,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欢喜和兴奋。

到家之后,亲人们促膝交谈闲话家常。热切的关心和真挚的情感来源于血浓于水的亲人,我想,这便是父母亲坚持回家过年的一个理由吧。即便关山万重,家,总是最温暖的地方。

过年进入倒计时,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打扫屋内外、去集市备年货、杀年猪、打麻糍……每天都有事情忙,每天都乐呵呵的,这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是别的节日所无法替代的。年夜饭是所有一切的顶峰,丰盛的菜肴端上桌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享受来之不易的团聚。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机,门厅里的广播在欢快地播放着,此刻,父母没有了出门在外的孤独感,没有了生意上的压力,只有当下的喜悦和脸上洋溢着的欢笑和幸福……

如今,我孤身一人在外工作,所幸的是我有私家车,不用再去经历过去回家的艰辛。但曾经那段千辛万苦赶回家过年的经历,以及回家后无限幸福的画面一直刻在我的脑海,至今无法忘怀。